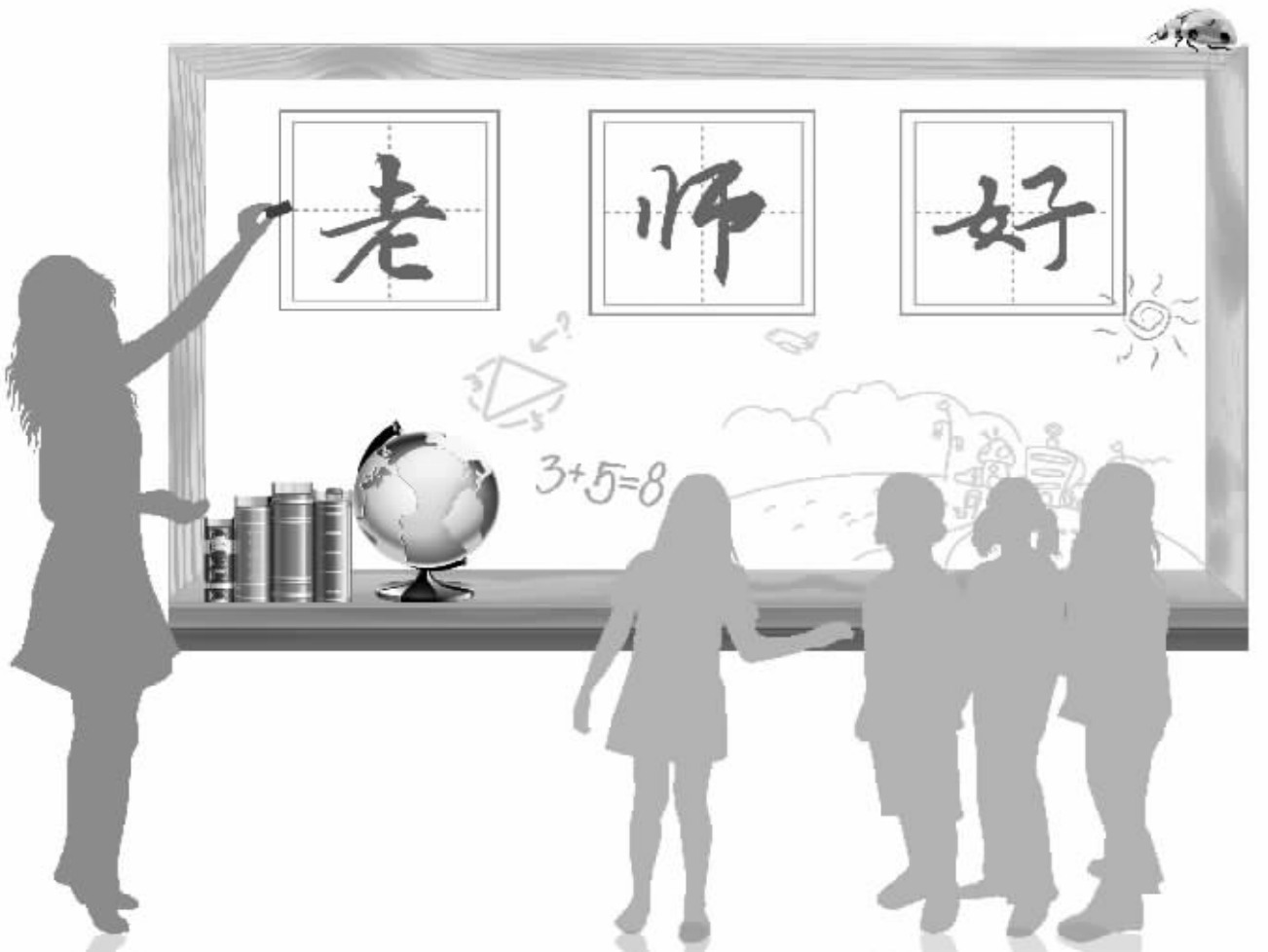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走出多远，都是因为他们点亮我心中知识的光芒，支撑起我人生的起点，都是他们温暖着我们的生命。他们的身影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，反倒越来越清晰起来——



那些越远越清晰的身影

□ 文仁

每次看到学校门口那些怀着期待走来的学生，看着那些笑容满面的老师，心中总是充溢着温暖。有多少次啊，我也曾这样被迎进校园，又被送出学校！

离开学校二十多年来，记忆中最清晰的总是老师的身影。这些身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，反倒越来越清晰起来，仿佛明天清晨他们还会出现在我早自习的课堂上……

窑洞里的陈老师

山村里那三孔坐西朝东的石砌窑洞，就是我的小学。南边的是一、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，中间的是四五年级教室，北边窑洞是几个老师共同的办公室。而家在外村的老师，还把这里当卧室。

趴在老师办公室窑洞的地上算数学题，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。陈老师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给我们代课。农忙季节家里大人下地干活，我就需要提前回家烧火做饭。每次去请假，陈老师从来没有不准过，但回回都会让我算数学题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绿皮书，里面有许多复杂的四则运算题。我去请假时，他就写下一则数学题，给我一支粉笔，让我趴在地上运算。那些四则运算题在我小小的头脑中，像故乡的大山一样连绵不绝。我常常要从窑洞底部一直写到门口，才能算完。如果做错了，陈老师会背着手，从窑洞底部顺着我的计算步骤走一遍，然后让我重新计算。直到算对了，他才准假让我回家去烧火做饭。

我读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作文课，他给我们讲如何把描写景物与表达感情联系起来。讲过之后，他朗诵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，主题是写我们村后一段崎岖的山路“榔梯”。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文中的句子了，只记得四字一句，长短相间，朗朗上口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后来，我知道，那些句子大多是从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中来的。但陈老师学习古人的文笔，描写我们熟悉的山，的确给我不少启发。陈老师桌子上放着一些高中和初中的课本，这些书是我当时所能见到的最“高深”的读物。陈老师把自己的学习和对我们的教育紧紧联系起来，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，有些也并不科学，但那仿佛是一扇窗，让更多知识的光芒照到了我们幼小的心上！

陈老师叫安郎，是我一个远房姥爷的女婿。论辈分，我该称他“姨父”，然而我一直叫他“老师”。那时，他还是民办教师，上课但并不领工资，由大队记工分，到年底和村里人一起分到很少的钱。后来，才给发微薄的工资。1993年冬天，全国都在清欠民办教师工资，我曾随有关领导到一个偏僻山村给民办教师“发”工资。这位老师十五年的工资不到2000元！拿到这些钱，那位老师眼眶中几乎要落下泪来。当时，充满我脑海的就是我的陈老师。我第一次以成人的思维去理解陈老师的生活，才知道他给我们上课是多不容易。

那时，春天和秋天学校都要组织劳动，给老师种地。村里常常分出一块菜地和一块粮食地，给公办老师耕种，以贴补家用。春天，我们会带上农具，跟着老师去翻地、施肥、下种，秋天又会被带着去收割。陈老师是民办老师，没有这个“待遇”。尽管如此，“动用”我们这些小劳力去地里干活，也完全在家长和学校“接受范围”内，但陈老师从没有让我们帮他干过农活。

陈老师后来考上了县教师进修学校，毕业后终于转为公办教师，离开山村到乡办中学去任教。有一次我在乡里等长途车的间隙，曾经去看望过他。当时陈老师正在一张报纸上写毛笔字，他指着刚刚写过的几个字说，许多事情其实没有太多道理，只要不停地做，功夫下到了，总会有收获。这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、陈老师对我“最近的”一次教导，屈指算来，忽忽也过去快三十年了！无论岁月磨蚀了多少往事，他在窑洞里教我算题的情景都让我无法忘记，是他给予了我们知识的光芒！

让我看脚下的张老师

张俊明老师在初中和高中都给我带英语课，但加起来也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。我们升高二不久，他就调离学校了。我们浓浓的师生情谊却绵延了二十多年，等于我们在一起时间的十倍还多。

我读初三，张老师刚从晋东南师专毕业；我读高一，他又开始带高中英语课，还带我在的班级。虽是新出校门，但张老师已经有多年教龄。他曾经在小学当过民办教师。和那个时代许多没有机会读大学的人一样，张老师非常好学。他从民办教师开始，通过努力走进高校，走到中学讲台上，后来又走向领导岗位。张老师对教书倾注了太多让我无法忘记的情感。

我中学时，学习不太好，但理想却不小。因为和张老师走得近，当然和他说起过自己不着边际的所谓理想。那年夏天的傍晚，我又和他谈起了理想，他却给我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：他小时候，到十多里远的外村去看电影，回来的路上，天上有月亮，所以走得比较快。他一路望着天上，没有想到脚下竟然到了岸边，结果差一点掉下去。他说：“人生也是这样，不仅要看天空，还要注意自己脚下。这样才能走远。”这个故事让我认识到扎实读书与未来理想同等重要。张老师的这个哲理故事，伴随我读了高中，读了大学，至今仍给我教益。

有一天晚上学校包场看电影，我没有去。几角钱电影票，对我是个不小的数字。那夜，教室只有很少几个同学。有人在学习，我却在那里玩。张老师突然在窗户上张望了一下，就把我叫了出来。随他走进南小楼宿舍，他问我：“今天是星期几？”我很奇怪，就告诉了他。当然，那天不是休息日。他说：“那你为啥不上自习？”我有些理直气壮地回答，同学们都去看电影了。张老师只反问了我一句：“别人休息你也玩，那能考上大学？”我记得，小屋里静了好大一会儿。他拿出几个没有用过的备课本送给了我。不久，张老师就调离教师岗位了。

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，本子和笔都令人珍视。张老师送我的第一本备课本，我记得是他用过的。上面记满了他对每一课生词的解释。我大概是从这个本子开始，学习英语才真正上了路。我认真学习张老师本子上的生词，尤其是仔细去体会每个单词的用法而不仅仅是记住其意思。后来，我就按这样的思路学习英语单词，收获了不少的进步。高中毕业之后，我的行李中还保存着那几本又厚又大的本子，上面写着“备课本”三个大红字。

张老师后来调到外地，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。中学期间，我隔三差五都能收到他的来信，信封上收信人名字那三个字总写得很大。刚上大学，张老师曾语重心长地给我提了一些建议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得到了张老师更多直接的帮助，就像当年他给我备课本一样。

走出校门之初，就业和工作极其艰难，无奈之下，我曾远走山东找工作。在当时，区区数百元路费，是我越不过的难关。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乘车走了百十里路去找张老师。已经在外县担任领导的他给了我一番热情鼓励，还拿出400元钱。我用这笔钱到山东走了一大圈。我能走出山西，走到更远的地方，如果没有那年的那次“游历”，恐怕是不可想象的。当我稳定下来还钱时，张老师却几次拒绝。两三年之后，我才用邮寄的形式把钱还给张老师。他用我熟悉的笔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。这些都成为我生命中温暖的文字，让我终生难忘。有一次张老师到北京来出差，我那时刚刚读完研究生，正准备就业。张老师依然像过去一样鼓励我，临行还嘱咐我，如果将来安家置业经济上有困难，就跟他说。不久之后，当我买房子时，张老师真的又借钱给我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教过我的老师少说也有数十位了，张老师大概是给我直接帮助最多的。但我生活和工作完全安定下来的这些年，张老师就“退”到记忆中了。除了逢年过节有一些问候之外，我这些年来竟然没有机会去看望过他！

有人说过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一是看他本人做了什么，再就是看他帮助别人做了什么。我想，老师大概是帮助别人做事最多的一群人，有时连帮助过谁，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！

无论走出多远，都是他们支撑起了我们人生的起点，都是他们温暖着我们的生命。“他们”，就是那些依然站在学校门口满面笑脸迎接新生的老师们！

流年

永歌

□ 沐墨

他的生活清贫，安然自喜之中，却又分明有一种别致的干净的梦想。那是世上少有的伟业，隐于他的内心，浮于他的眼中，都是教书育人的美好

永歌是九年前我初为人师时，在山区陈埜相识的同事。一起教过书，用拖拉机送我回过家。他高高瘦瘦，眼神干净炽烈，喜琴棋歌赋，似邋遢潦草的落魄秀才，又似飘逸深美的得意骚客。后来我离开陈埜，越走越远。而他，依旧在那个小山村，直至尘埃落定，无论魏晋。

一个山谷里的小山村，就那么几间简陋的教室，老师只有7个，采用的是复式教学。城里孩子肯定不解何为“复式教学”。那是一个教室，同时有两个年级的孩子上课的教学情形。尽管这样，师生们都很珍惜教与学的缘分。孩子读得起劲，写得认真，有时虽为复式逼仄难免错乱，却也渐渐养成自觉，良善维持。老师教得细心，讲得精彩，有时两级学时平分不匀，还利用课余补辅。偶尔到林间草地上席地教学，到天然大教室去写生，捕捉标本，认识事物，获得启发。如今，孩子们四散飘落在各大城市求学，当初7个老师，退休的退休，考走的考走，只有永歌一人还在坚守。他不是没有机会走，他是真的热爱，不单单因为那是他的家乡，他说过，把陈埜的孩子一个个送出大山去，是他当初回来扎根教育的本心。

永歌是个孤儿，从小随奶奶长大，是走出陈埜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乡亲们为了送出这个大学生，每年都给他筹办学费。永歌不忘深恩，为了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，让他们走出大山，他毅然选择回到这个小山村，从一个平凡的教师做起，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。我去陈埜他已在那里待了五年。一晃十四年过去了，寒暑易节，不知疲倦地，他送出了多少莘莘学子！

在陈埜，我也呆了五个年头才离开。又是一年教师节，请了假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进陈埜。多处故旧见面，永歌依然风雨不动，安静如山地站立在那间破旧的教室里教学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。下课后，他带我去看他的房子，告诉我那是他结婚时盖的。房前房后，楼上楼下，处处尽显诗意生活的气息。娶妻生子后，他依然读书，画画，弹吉他，带着不曾改变的清风明月阳春白雪。虽然多年不见，但并不隔阂——像昨天才在一起谈过教学，用拖拉机送我回过家。

彼时，我们在课余聊起凡·高、尼采、卡夫卡和康德，带学生去山里写生，偶尔在寂静的夜里听他坐在屋顶弹吉他。待我离开多年，去所谓的城市功成名就，从别人嘴里听到他的消息，当起了校长，课程表上依然挤满他要上的课。他的生活清贫，安然自喜之中，却又分明有一种别致的干净的梦想。那是世上少有的伟业，隐于他的内心，浮于他的眼中，都是教书育人的美好。

那日，他家中，见到他贤惠的妻。她在一旁烧了开水，烫开茶盅，温杯倾茶，偶尔问问我的近况，保持着如茶的安静。年幼的儿子也受他影响，六岁就能识简谱，四书五经童话故事都很爱读。我走进他的书房，翻他的书，看到他写的教学及读书笔记，静悟真语的刹那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薄与轻。他人在底层，心却一直活在高处。他提起我近期发表的文章，“才女”二字让我汗颜。在校园墙边那棵栀子树下，我也许下要扎根山区的愿望，终被环境所迫大势所趋，而偏离了方向。二十年后，不知我是否还有机会，和孩子们躺在那一个向阳的山坡上闻栀子的清香？茶间，永歌与我说起，才猛然记起这个相约。

秋已发深静，窗外有栀子的清香，刹那间有一种迷醉，让我起身走向室外，走向我们的学校。突然才发现，那个我曾经住过的小屋，呈现着一种触目惊心的新——重建了。他跟在我后面，替我一点一点地寻找曾经走过的足迹，他说：出去了就好，对你的前途有好处。我笑了。在高人面前，觉得低还不够，从踏出陈埜那天起，是好是坏，我从不自知。

陈埜真的变了很多，比以前宽敞，明亮，美丽。跳上花圃去看栀子，那是我们的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栽下的，如今已枝繁叶茂。树上盛满洁白的花朵，面容清秀姣好，有脱尘出世的雅致。时间在她身上，把尘埃过滤了，生活越发呈现出一种透明的饱满与自足。我欲伸手去摘，却被他止住，慢——你听，栀子落地的声音。

我又一次被他美好的心灵所感动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栀子落地的声音，那种清喜随缘，安闲自在，只属于永歌这样的人。

春风不语

□ 李阳波

三十六年来，他没和学生用嘴讲过一句话，只能用手语。春风送暖，原来不需言语

因为时间还早，学生都还没来，教室里很静，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心事，已经有一阵子了。昨晚，他弟弟从家里带来一封信给住校的他，信里说那所公立学校现在没缺，无法聘他。他想起那次初中教师资格考试，他考了三年才搭上末班车，从十五取一中脱颖而出，可是口试的时候，口试官一句话讲了三次，他还是听不懂，最后只取得聋哑学校教师资格，然而……他头垂得更低，想哭但哭不出来。

蓦地一声暴喝，一个早到的学生，正在向他行礼问好。原来阳光已照进教室，学生陆陆续续到校，忙碌的一天，就要开始了。“老师，我把地扫完了。”“老师，我把字写完了。”“好！好！老师给你大拇指的奖励。”学生不会讲话，会先叫一声，或拍拍他的手，再打手语。他也不知学生为什么老爱找他，尤其是在此时此刻；学生则认为他和他们是“同类”，他比他们的父母还可亲。至于什么公立私立的，学生是不管也不懂的，看来再伤心，日子还是要过。

学生因为丧失听觉，少了声音的干扰，变得精力格外充沛，并有不喜约束、唯我独尊的倾向。你看过他们踢足球吗？像一阵龙卷风，一路呼啸，球滚到哪里，人堆就挤到哪里，跌倒了可以爬起，球就是不能让给人家，哪怕球已掉进隔邻的那间弃用猪舍里，也照样冲，照样抢，他为了约束学生，有时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里，学生他们哇哇叫，同事取笑他，你几时也变成哑巴了呢？这话让他哭笑不得。

说山，眼前就真的有一座山；说树，就真的来了一棵树，世间的一切一切，无论是有形无形的，都靠这双手来模拟。学生圆溜溜的双眼，好像时时刻刻都在演电影、看电影。这种只有视觉、没有听觉的世界，对事物的诠释，有其独特的一面，也有其缺陷。“刷牙”是什么？怎么写？刷牙时牙齿和牙膏要碰在一起，所以“齿膏”就是刷牙；17减3是14，21减7也是14，因为7和3相减都是4；“国”和“家”的手语人人会打，可是“国家”是什么呢？他一个头两个大，他知道眼前有一座地狱，且深不可测，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份工作，舍我其谁?!

什么是三七五减租？什么是耕者有其田？国内的工商业如何发展？哎！这些问题不像比山比树，用眼睛就能看到，他的电影要怎么演呢？唔！有了，李同学家有一大片田，陈同学家没有田，陈爸爸向李爸爸借田来耕种，收成的时候，陈爸爸分得一大碗，李爸爸分得一小碗，因为陈爸爸工作很辛劳，所以分多一些，后来陈爸爸向政府借钱，买下所耕种的田，成了地主；李爸爸则将卖地的钱，拿去开工厂、做生意，你看现在外面马路很宽很平，楼房又高又大，都是李爸爸的贡献。学生知道他是在胡诌，但有趣，也能明白。

下学了。绵长的放学队伍，要由老师带往各招呼站等车。无论路途有多远，需不需要再转车，每天一来一往，六年间，他们好像永远走在这固定的路线上。环境的艰苦，孩子们从小就已经领会到了。学生如此，他何尝例外呢？

他带领的这队客运路线学生，共有11人，有一半来自附近农村。年龄最大的是刘×英，十六岁，因长期下田干粗活，两手皮肤特别粗糙，但字迹娟秀，害羞腼腆；个头最小的是吴×生，六岁那年，过度顽皮，摔破额头，血流不止，由他半跑地抱着送医；最会捣蛋的是张×和，是“孩子王”，打人还说谎；最脆弱的是孙×水，动不动就尖声呼叫，自找委屈。因适逢放学时间，班车坐满了前站上车的学生，一再过站不停，他们已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懂事的刘×英要他先回去，他摇摇头，哪知才摇一半，就传来孙×水的尖叫声，他就知道是“孩子王”在搞鬼，把那孩子找来，和老师玩“九九乘法表”的游戏，把孩子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。忽然有人狂叫，车子来了。学生上车后，几个靠窗坐的学生，不断地向他挥手。这一趟等车，足足等了两小时。

他年轻时，有过憧憬，也努力过，但最后只能留在这里，艰苦节俭度日，没想到一干三十六年。三十六年来，他没办法和学生用嘴讲一句话，只能用手语，天天看电影，演电影。春风送暖，原来不需言语。